滇村民棄槍育林護鳥 打造五星級觀鳥勝地

昔日獵鳥人 今天守護者

高黎貢山中的雲南省保山市百花嶺村民楊富祥，是當地觀鳥旅遊的「鳥導」。將鳥友安頓於觀鳥棚中後，楊富祥在鳥塘周圍撒下鳥食，在樹枝上懸掛起蘋果，吹起口哨呼喚百鳥，恍若召喚自家餵養的家禽。鳥兒呼朋引伴成群而至，覓食啄果、嬉水沐浴、歡快啁啾，引來觀鳥棚中快門聲一片。同樣是「靠山吃山」，楊富祥曾經的獵鳥過往與現今的愛鳥護鳥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保山報道

■楊富祥佈食口哨喚百鳥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

百花嶺自然環境保護良好，物種豐富，鳥類區系複雜，迄今共記錄鳥類343種，約佔雲南省記錄鳥類總種數的43.3%。百花嶺記錄的鳥類分屬18目，52科，另4亞科，其中，屬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種類5種，國家二級保護種類33種。不乏血雀、栗腹磯鶇、銀耳相思鳥等全身色彩艷麗的「精靈」，也有劍嘴眉、黑胸太陽鳥等體形奇異的鳥類，深受海內外觀鳥愛好者青睞，是觀鳥旅遊的熱點地區，被譽為「中國的五星級觀鳥聖地」、「中國觀鳥的金三角地帶」。

無知捕殺 致幾近絕跡

在高黎貢山的百鳥啁啾中醒來後，楊富祥如約來到客棧，接到鳥友任先生一行往自家的7號鳥塘走去。安頓鳥友、引來百鳥後，談起曾經的獵鳥經歷，他仍難掩愧疚，臉微泛紅低着頭。他的獵鳥經歷始於12歲，彼時生活艱難、食物單一，能吃上肉是兒時的夢想；而山中成群的各色鳥兒，便是最好的「肉食」。以自製的彈弓射殺林間的鳥兒，燒烤煎炸飽餐一頓，是當時「靠山吃山」的方式之一，久而久之，導致一些珍稀鳥類越來越少。他舉例說，紅喉山鷓鴣由於體型較大、肉質細嫩、口感鮮美，是被獵殺最多的鳥類之一，後來幾近絕跡。

「靠山吃山」方式的改變，是1982年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建立之後的事。1995年，百花嶺成立了「高黎貢山農民生物多樣性保護協會」，在全球環境基金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和中外項目專家的指導下，開展項目活動，進村入戶宣講生態保護。起初對不再捕食鳥類、不再打獵、不再砍樹頗有些抵觸的村民，逐漸意識到盲目掠取式的「靠山吃山」只會越吃越窮，「保護高黎貢山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存環境」。他們放下彈弓、獵槍和斧頭，自覺造林護林，從獵鳥人變身為護鳥人，鳥類因此逐漸增多，這裡也成為聞名海內外的觀鳥勝地之一，吸引了不少觀鳥客前來，也給村民帶來更多收入。

同享收益 增保護意識

7號鳥塘位於古老的南方絲綢之路下方低窪處，一根由山間引水的竹製水槽，刻意漏下的山泉在水槽下方滴水成塘；不遠的觀鳥棚裡設置了13個機位，供多位鳥友同時觀鳥、拍鳥。楊富祥對各色鳥類的名稱、習性了如指掌，鳥塘每出現一種鳥便向鳥友詳細介紹，言語間不乏幽默：「這是鳥中霸王，如果鳥類也掃黑除惡，牠必定被率先拿下。」業餘「鳥人」任先生攜帶並不專業的攝影器材，在不足兩個小時的時間裡，鏡頭中已錄下20餘種鳥類的身影，其中一幅「八鳥同框」，更令其欣喜不已。

楊富祥介紹，以前他的鳥棚常常爆滿，是因為紅喉山鷓鴣已很稀少，僅不時在兩個鳥塘出現。由於多年不再有人獵鳥，其數量逐漸增多，估算目前已增至200隻以上，每個鳥塘都能拍到牠們的身影，因而分流了部分鳥友，令自己的生意清淡不少。儘管如此，楊富祥還是很高興，「鳥類數量增多，才能吸引更多鳥友！」

不僅如此，因為鳥塘必須設於鳥道上，且並非每戶村民的山林都適宜設置鳥塘。村小組便由鳥塘主經營收益中抽成，讓全體村民參與分紅，其目的是提高大家的愛鳥護鳥意識。楊富祥對此也沒有怨言，「大家共護生態，鳥類才會越來越多！」

港客與村民以鳥會友

百花嶺每年接待觀鳥人士達5萬人次，客棧老闆楊成吳粗略估算，每年到百花嶺觀鳥的港台客不低於600人次，其中不少港台觀鳥客已成為忠實鳥友和村民的好朋友。

楊成吳的朋友中就有來自香港的觀鳥客孫先生，在其記憶中，孫先生赴百花嶺觀鳥已不下5次，並已成了聯繫較為緊密的鳥友。楊成吳與孫先生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並常常「以鳥會友」，楊成吳會將新近拍到的精美圖片與孫先生分享，孫先生也會將由別處拍到的鳥種圖片分享給楊成吳。

每逢觀鳥季，孫先生通常會由香港赴百花嶺觀鳥拍鳥。在楊成吳的記憶中，孫先生一行經常會自駕而來，且每次都會提前與他聯繫，楊成吳則提前預留房間、聯繫好鳥導和鳥塘主，安排好食宿、觀鳥等事宜，讓孫先生一行乘興而來，盡興而歸。當然，對於孫先生一行的飲食，楊成吳也會特別交代不加或少加辣椒，盡量清淡。

楊成吳最欣賞香港觀鳥客的是，他們往往會在一天的觀鳥結束後，清理並帶走自己產生的垃圾；港客中的吸煙者，也會自覺走出鳥棚，在空曠處吸煙，盡量不影響他人。

■楊富祥（左）引導鳥友拍攝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

林間「精靈」定格

銀耳相思鳥

畫眉科相思鳥屬，分佈於印度次大陸及中國西南部；主要以甲蟲、瓢蟲等昆蟲為食。

栗腹磯鶇

鶇科磯鶇屬，俗名栗色胸石鶇、栗胸磯鶇，分佈於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孟加拉、中國西藏、中國雲南等地。

橙胸姬鵐

鵐科姬鵐屬，常見的垂直遷移鳥，見於中國中部及西南、西藏海拔1,000米至3,000米。

血雀

雀科朱雀屬，分佈於尼泊爾、印度、緬甸及中國的雲南、西藏等地；雜食性，以植物、昆蟲為食。

資料來源：百度百科、圖：受訪者拍攝

村民收入增 眼界變闊

楊成吳除了是客棧老闆，也是百花嶺村黨總支部書記，更是百花嶺觀鳥產業興起和發展的見證人。在他看來，觀鳥產業的興起，令百花嶺發生許多變化，其積極作用在於助力鄉村振興。

「觀鳥產業的發展，讓百花嶺村民增加了收入。」楊成吳算了一筆賬，其經營的客棧設23個床位，每年收入十餘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而規模更大的客棧，每年收入更多。百花嶺村民有的經營客棧、鳥塘，有的開辦餐館、派送便當，有的在上述服務項目務工，增收渠道較從事傳統種植、養殖業更多，收入也更高，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。

據高黎貢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資料顯示，百花嶺村2008年前人均收入3,000元左右，2017年人均收入提高到近13,000元；而百花嶺2017年經濟總收入6,500萬元中，徒步、觀鳥、科考等旅遊收入5,100萬元佔78.5%，遠超傳統種植、養殖業。

楊成吳列數的第二個變化，是村民接觸大批外來遊客後，擴闊了眼界，性格更為開朗、胸襟更為開闊。

接觸外客多 更易接受新事物

楊成吳說，百花嶺深處高黎貢山腹地，村民以前與外界少有交流，難免意識封閉。自開展觀鳥旅遊以來，村民接觸外來遊客多了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、熱情有加；透過遊客更多地了解到外面精彩的世界，村民胸襟開闊了，接受新興事物也較以前更快、更容易。他舉例說，為了避免無序競爭，百花嶺召集21戶開辦客棧的村民成立了客棧協會，統一服務標準和價格，幾乎是一呼百應，客棧老闆們紛紛簽下了協議並自覺地執行，「這要是以前，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工作！」

誠如他所說，在百花嶺採訪時，香港文匯報記者所接觸到的村民、鳥導或客棧服務員，均以「您好！」招呼，大方而不失禮數。在山間小路上，遊客任先生請前方行走的鳥導楊富祥回頭拍照，楊富祥回應是否需要笑容，並說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，很是幽默與親切。

勞力回流 工作顧家兼得

其實，令楊成吳最為開心和自豪的變化是勞動力回流，百花嶺沒有了「空巢老人」和「留守兒童」。

45歲的客棧服務員吳志芹早年與丈夫外出打工，家中的老人和幼小的子女，一直是他們在外務工的牽掛。觀鳥旅遊興起後，吳志芹與丈夫回到百花嶺，自己在客棧做服務員，每天清理客房衛生、並在廚房打下手，收入也令她很滿意。不過，令吳志芹更為滿意的，是可以邊打工邊照顧家庭。目前，吳志芹一雙兒女已成家，自己在客棧打工、丈夫負責打理核桃、柑桔等經濟林果，還能照顧老人和孫輩，一家老幼其樂融融，「沒有了在外打工時的那種牽掛之苦！」

旅遊推規範服務 設棚助鳥友拍攝

目前，百花嶺觀鳥旅遊漸趨規範，星羅棋佈的鳥塘、分工明細的鳥導、佈置有序的場景、鋼管鋁合金構建的偽裝影棚，儼然一個個成熟的「攝鳥」工作間。鳥友近距離拍攝，不僅可在有限的時間內收穫盡可能多的鳥種，並且張張背景乾淨，一律的鳥兒「梳毛版」大片。

百花嶺觀鳥旅遊可追溯到1989年，初時由本地鳥導帶着鳥友扛着攝影器材漫山遍野跑，觀鳥、拍鳥處於傳統的「野拍」模式，至於能否拍攝到珍稀鳥類，純屬運氣。

鳥塘的雛形始於2008年，來自美國、英國、澳洲和中國的幾位資深鳥類專家在百花嶺附近考察時，見一處引水管漏水形成的小水塘中，幾隻小鳥在塘中停留飲水沐浴，遂找來樹枝，在水塘不遠處搭起簡易「遮擋牆」，蹲在樹枝後拍鳥觀鳥。2009年，百花嶺村民模仿這樣的方式建起了第一個專供鳥兒棲息、覓食的鳥塘，而當初的「遮擋牆」也發展成了經過偽裝與當地景物一致的觀鳥棚。

可接納逾700遊客

隨着觀鳥旅遊的興起和發展，百花嶺形成了觀鳥產業，提供「背包、鳥導、送飯」等一系列旅遊服務。目前，百花嶺有鳥塘22個，鳥導60多名，農家客棧21戶，可同時接納遊客700多人。2017年起，高黎貢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支持村民改建鳥塘，在原有的鋼製結構外掛上迷彩布料遮擋、在棚頂覆蓋棕櫚，更好地融入周圍環境，吸引鳥類前來自然棲息。每年舉辦的高黎貢山國際觀鳥節，其間還舉辦國際野生動物攝影年賽、觀鳥攝影實地采風和自由觀鳥等系列活動。如今，百花嶺的觀鳥產業已成為雲南一流、全國的示範，享譽國內，走向世界。